



閩南語 ▶ 散文 ▶ 學生組

黃悅綺 女士

得獎作品 /

轉大人



【得獎感言】

寫字，無的確會當予心肝底彼隻野獸得著放。

Tshoo-tshoo kàu Tâi-pak hit-nî, uī-tiōh kuánn-kín beh lī-khui Tâi-tiong. Hîng-lí khuán-khuán--leh, piànn sinn-miā tsáu, ná leh “tô-bông”. Guá kiò-sī “tshòng-tsok bô-huat-tōo lī-tshù siunn hñg” sī tsit tsióng tsiù-tshàm.

Āu--lâi tsiah huat-hiān, mā ū tsin tsē lāng sī tsit-si-lāng tī i ê ka-tîng, sing-hák, sîng-tióng kuè-tîng siū-buâ. Khuànn in khiā tī bîn-thâu-tsîng, kóng beh uī in lí-sióng ê sè-kài phah-piànn, sui-bóng in ê bák-sîn tsin kian-tîng, m̄ tsai-iánn án-ná, suah kám-kak m̄-kam.

20 huè ê sī-iá, tsí-sī liòh-liòh-á lí-kái, m̄-kù, mā bē koh in-uī kiann-hiānn lâi tsáu kah khí-kha-lōng, tong-liân ū ê bûn-tê iáu-sī m̄ng bô tap-àn, kan-kan-á gún sī hit khuán hònn-hiān ê gín-á, bân-hāng beh m̄ng kàu tsit kī pinn, sī siōng kòo-lāng-uàn hit khuán.

Tsin-tsiann beh m̄ng beh siá, tsiah huat-hiān, kinn-nā ū uē beh tshut-tshuì, tshuì-té ē khang-khang, nâ-âu ká-ná bô-huat-tōo tín-tāng, tsí ē-tàng tī jlt--sī, àm-mî, tsit jī tsit jī tsim-tsiok thiann, táuh-táuh-á ká khioh tng--lâi. Iáu-ū bô-kàu hó ê sóo-tsāi, tsit kuí tang, ū tsē tsē lāng ê kóo-lē kah thiann-sioh, gún ū khng leh sim-kuann-té, ū iàu-ì, suà--lòh-lâi, beh khuann-khuann-á kiann.

轉大人

【sioh】疼惜

「惜、惜、惜」尻脊駢tah三下，飼奶飼煞，牛奶喙仔that咧，阿媽講牛奶喙仔若「鴉片」，紅嬰仔liòng咧liòng咧，遮爾細的拳頭母tēnn牢牢，目睷微微連鞭閣是愛睷神來揣。

「搖囡日落山，抱囡金金看，你是阮心肝，驚你受風寒……」囡仔歌就猶未唱煞，共án咧，伊就定著定著，穩心仔睷。紅嬰仔叫做阿心，是我的表小妹，佇眠夢中，伊文文仔笑，臆是床母來共弄。

阿媽共我呵咾：「無簡單喔，這馬愈來愈勢騙囡仔，有『媽媽』的範勢喔！」阮嘛是頭改抱著遐爾仔細粒á囡的幼嬰，淡薄仔驚驚，驚伊彼軟kô-kô的身軀若一下失覺察會受傷。想著阿媽初擺佻阮母仔抑是kah我見面應該嘛是這種心情，期待囡仔大漢的模樣，目睷是光焱的，kâm著阮的向望，望伊好育飼，莫予世界傷害。掌咧掌咧阮就平安大漢。

阿媽真愛講我出世進前的故事：

足久以前，我猶佇母仔腹肚內，四界猶烏烏暗暗。等到閣較大漢的時，醫生用超音波共鏡頭徙到我的跤腿遐。

「喔，真有可能是查埔囡仔喔，毋過淡薄仔怪怪，後個月才來確定！」

彼個月，逐家擺當做我是「茶銛」，一个查埔孫，就足歡喜。

後個月閣去產檢，煞揣無我的「家私」。大人臆講我共指頭仔當做奶喙仔咧suh，suh忝來園咧大腿歇，莫怪醫生講阮「家私」哪會生佻人無啥相仝，所以有留話講後個月閣來檢查較穩。

我問講：「你敢就無歡喜？」阿媽講囡仔攏是心頭肉，仝款嘛是惜命命。彼个離經的「茶銛事件」，我攏愛sng笑講應該真「讚」的意思，橫直，阮才是當事人，家己po，袂臭臊。

猶未去上io-tsí-ián的時，媽孫仔兩個熱天若欲睷晝，攏是佇塗跔tshū草蓆仔聽la-jí-ooh咧講古賣藥，毋過這馬la-jí-ooh已經歹--去，阿媽嘛buaiah修理矣，聽有的節目那少，規氣莫聽。電視罔看罔掇，有尪仔咧走，加減臆有咧講啥，才綴有「時行」。

阿媽講少年的總是行了傷緊。伊是真愛婿的人，連孫仔嘛就愛掛耳鉤，ting-ting-tong-tong，日頭跂耳鉤顯一下顯一下，尻脊駢後壁好玄的囡仔，看著彼金燦燦的物件，伸手去khiú，阿媽的耳珠就按呢裂去，血漚漚滴，耳鉤phiak一聲，予我親手tshuah斷落佇塗跤。

後來，伊就無閣掛耳鉤，恰一寡胭脂水粉，攞總囡咧粉盒仔內底，出去遊覽、朋友嫁娶，久久仔提出來一擺用。無，就是等到七娘媽生，下晡阿媽就無閒咧攢物件，到欲暗仔才叫阮鬥跤手，鬥捧碗、倒酒，七娘媽亭tshāi桌頂、圓仔花、化妝品kah圓鏡排好勢，桌仔頭前，閣會準備一盆水，面頂phuā一條面巾囡椅頭仔頂懸，欲予個洗手面。七仙女kah床母生日全日，攞佇lán-lâng七月七，會保庇囡仔勢大漢，毋過，袂當拜傷久，金紙燒了就愛suí收，驚個毋做意致食飯，無做正經顧囡仔勢拖沙。膨粉、目眉筆、胭脂排規排，「喔，神明嘛愛婿綴流行喔？」細漢上期待拜煞khat水洗手，用神明kháp過的水拭身軀嘛會變婿姑娘，查某囡仔會變做青春少女，kah七仙女生做全款仔全款。

除了七娘媽、床母做囡仔的守護神，生活中拄著大細項代誌，阿媽嘛是倚靠神明，艱苦病疼、hiannh著、目睷皮咧掣，前三後四「無驚無代誌，土地公、土地婆來保庇」、「目睷皮、目睷掣，觀音佛祖來改煞」，有時陣唸咧唸咧敢若淡薄仔有路用，只是彼目睷掣嘛著有「咒語」，萬項代咧揣神明，做神明毋知敢會lóo死？

【siok】成熟

逐擺綴阿媽拜拜，看著阿媽的話轉換做白煙，白煙走對天篷去，攞是淡薄仔hiāu-gî，唸唸遐濟句，神明敢真正有聽見？毋過，伊信女總是祈求序細、翁婿身體健康、平安順序，毋捌聽過伊佇神明頭前講出家己的名字。會記有一擺，阿媽講欲共神明「摒厝」，桌布sa兩、三條，水桶kuānn咧，媽孫仔兩個peh去四樓神明廳，阿媽講囡仔人跂手較扭掠，擰香共上帝公、三太子「a-í-sat-tshuh」了後，愛我peh起去神明桌，伊小可仔共我大腿thènn咧，三兩下手，我就khàng起去神明桌，「囡仔人eh，你有『騎馬』無？」「啥物『馬』？」「hooh，我是講『來洗』啦！」後來才知影查某囡仔若來洗是lah-sap的，會去冒犯神明，對阿媽來講流血是uè-suè的，kìm-khī的話題，見若講出喙會拍觸衰，總是感覺這個身軀，若是閣大漢，會無張持去犯啥物毋著。

十佰歲仔身體起變化，沓沓仔到分，一擺阿媽共我叫去房間，伊共聲音放低，房間門關好勢，我坐咧眠床岸，看伊對彼hi-nóo-khih的衫仔櫥提出紅色的gâ-la-suh囊仔內底的幾領奶帕仔，看起來是菜市仔買的，棉的軟汗、閣是kiù-tuà的，「honn，無人少女咧穿肉色的啦！」去予我拍tshìng了後，規間房間自án-ni恬tshih-tshih，賸後尾門彼引的蜷蜷拚性命

咧吼，有夠tsō人耳，敢若大聲咧喝講：「見笑死、見笑死」，彼響音：「sih、sih、sih」規个熱天攏無停睏，媽孫仔兩個人攏毋知欲按怎來面對「青春期」，肉色ê奶帕仔現現tàn佇眠床。後來，若是佇阿媽身軀邊，逐擺咧便所見著紅，心肝攏真掙，嘛毋知啥物原因。

目瞞仔，阮嘛綴人學畫妝，阿爸攏講阮是「khōng-piah」出去詐欺。阿媽逐擺若看著阮咧畫妝，就愛來邊仔kheh-sio，講這馬畫妝的家私真趣味，目彩、目睫毛挾仔、抵仔百百款，伊敢若因仔看著迢迢物仔仝款形，講少年人清彩畫就誠嬌，無親像伊攏péh-pán少咧妝，皺痕通好giáp胡蠅，阮是烏貓仔姊，只是喙賴紅畫無齊勻，伊伸手共我喙賴紅huê掉，毋知我是刁工出手較重，會記，我猶咧讀io-tsí-ián，一擺活動欲翕相，阿媽共我喙脣tshat甲紅記記去讀冊，相片洗出來，去予阿母笑講若猴仔的紅尻川，刁意故問彼是tsiâ心肝遐「liōng-tók」出手遐爾仔hiông，這tsūn，煞換阿媽來講我喙賴紅tshat傷紅。想著最近厝邊彼个阿伯仔，攏無親像較早叫阮「姑娘仔uê」，彼个「uê」閣會牽予長長，遠遠就聽有伊咧喝，伊這幾冬煞反常改喙用彼無標準的華語叫阮『辣妹』，講啥物紅花水粉閣suh過都市空氣的姑娘愛改叫『辣妹』，我是感覺真ngāi-giō，因為阿姑飼的彼隻愛搖尾溜的烏狗，因為毛色金金真嬌，嘛號做『辣妹』。

【siók】延續

時間轉楚，一擺阿媽招我去廟拜拜，愛我鬥揸水果，欲入去廟煞去想著，毋敢入去。阿媽問講：「按怎tshāi咧外口？」我細聲共講：「我mè-sù來啦，你毋是講……」「戇人，tann嘛hâu啊，彼神明嘛是綴時行，緊入來啦！」伊行前，我綴伊尻川後，擇香的時一直佇心內唸講，家己毋是刁意故，請神明莫受氣，後來敢若嘛無拄著啥物「報應」才放心。細漢毋捌代，落尾家己想想咧嘛著，「來洗」是愛有啥物報應？轉大人、身體準備欲迎接後一个性命，本是循天生的自然反應，會去犯啥物天條？我想，彼神明的觀念是綴阿媽的頭殼咧換新。

為啥物講阿媽頭殼咧換新？阮細漢伊定講「因仔人莫問遐濟」伊的個性阮知知，所以袂愛共問。一擺尿咧緊袂記拚鬥，無張持去看著阿媽咧便所，敢若發現啥物驚倒人的大代誌，三趟四趟走去揣尪姨，毋過問話是真細膩，uá佇伊耳空邊：「彼，阿媽『下跤』哪會kah人無仝色？」「喔，kah人老矣，頭髮反白仝道理阿」結果尪姨表現甲遮冷靜，實在無趣味。

若是阮母仔，伊袂講「因仔人莫問遐濟」愛阮恬恬有耳無喙，伊的手路是「等你較大漢咧，才共你講」，當時才會當算是「大漢」？到今猶是無答案。初中進前，我kah母仔、小妹攏會「放伴洗身軀」，共母仔lù尻脊骹，普普仔知影阮的身體無啥仝款。到小學五、

六年，學校查埔囡仔偷偷的討論「khau手銃」的時，查某囡仔嘛有「特殊的團體」，開始穿奶帕仔的一陣，初經已經來的是另外一陣，互相借『麵包』（紫布）是入會的重要儀式。「健康教育」彼節課，老師會教阮按怎「迎接」青春期，譬如當時愛開始穿奶帕仔？當時來洗？所以「轉大人」敢若是一層值得期待的代誌。

過無佹久，母仔恁我去菜市仔講欲買內衫，內衫店倒片是豬肉擔、正片咧賣鹹酸甜，彼紅色的塑膠帶仔頂懸惹á惹咧趕胡蠅。店面外口，是一个白色的半身假人，展示的衫攤薄縐絲，店面內底，中央的架仔、兩片壁，有足濟色水鮮沢的奶帕仔。一个小可仔有年歲的阿姨行對我頭前，猶袂赴反應，伊就伸手tēnn我的奶，然後，喝khiā佇對面的頭家，頭家按阿姨指示的數字kah英文，跔佇塗跔搜來搜去，擲兩、三領對這片倚來，「你恰意佗一款？」我猶愣佇遐，喙仔開開無講話，母仔就家己替阮應聲「淺色的較好lah，後擺制服是白色的」，阿姨共塑膠囊仔tháu開，共阮手骨掠直，像「僵屍」彼號款，殭色的奶帕仔對頭前long入來，鈕仔liú好勢，「這領好？」我注意著阿姨的面已經予歲月的跔跡趕甲湊湊，煞來，家己的面嘛若像予幾百隻的狗蟻、蠓蟲歇咧面，趕甲湊湊按怎也趕袂離。菜市仔嘻嘻嘩嘩，破壞阮對「青春期」的浪漫幻想。學校查埔囡仔閣愛來創治，對尻脊駢相準，「phiak」一聲有夠疼，越頭欲共gîn，伊早就走甲khí-kha-long，賭走廊傳來的笑聲hi-ha叫，誠使人ià-siān。

會記，是一个真熱的熱人，規間厝燒烘烘，piānn-kuānn的身軀若像拄對冰箱揸出來的涼水，衫若沐澹，色水會較深，內底奶帕仔suh汗，外口彼領衫自按呢現出奶帕仔的形，天氣傷熱想欲去tshiàng水，才發現初經行跔到，褲底紅紅，家己去櫥仔提紫布，「母仔，我hit-lō來矣！」那講那行對浴身間仔，伊煞袂放心綴咧後壁問東問西，「知lah，知lah，學校攏有教」講煞suī共門鎖起來。

阿心閣較大漢的時，一擺大人攏無閒託我照顧一工，想講共洗身軀家己也就沐澹費氣，就提大面桶làu一桶水，共阿心洗好勢，ah-bī-á迢迢物予伊，予阿心家己佇面桶耍水，阮就倚伊邊仔洗浴，「阿姊，你流血！」一開始我無聽清楚，無共tshap，伊就閣較大聲「你流血lah！」，「喔，彼毋是受傷lah」五六歲囡仔共我金金相，若像斟酌聽，「因為我是大人，你以後嘛會按呢……」，阿心敢若略略仔聽有我咧講啥，伊面頭前是一个褪腹裼的查某人，我擰手來比，遮是胸掛骨、奶房、腹肚、子宮（逐家出世進前跔的所在，烏烏暗暗）、尻川、大腿……。

燒水水煙hannh懸，浴身間仔起霧予這件代誌加添詩意。

雖罔「來洗」有時毋是遐爾sù-sī。神經繃甲經tòng-tòng，酥腰、規身軀痠疼，毋過彼改阮無佇阿心的目神內底看著半絲驚惶。

後來我就考去臺北讀大學，會記有一工我對臺北叫電話，阿媽講阿心已經會行會走，時間較有冗，趁閒會當拋拋走，阿媽真歡喜講伊最近去上「夜補」，夜補就是專予老歲仔暗時通去讀書，有老師會來教冊，伊講無聊，學唱歌、寫字、跳舞運動兼顧身體嘛put-lí-á心適。

電話彼引：「恁寫彼若杜蚓的，我看有喔，ㄅ、ㄆ、ㄇ，毋過阿心攏共我thuh-tshàu啦。」

講捲舌學袂來，七、八十歲若幼嬰咧學講話。只是阿心仔咧發牙，伊喙齒lōo-lōo-hián。

應講：「遐勢喔，閣有無？」

「我講你臆看，gû-bong-ling、牛摸奶...」

「英文？good morning？勢早？」

「著啦，你嘛勢喔！」

按呢這馬日頭軟軟，是愛講啥？牛會吞忍（good afternoon），做人就愛吞忍，牛摸奶、牛伊問奶（good evening），牛若斷奶，敢就愛來改喙？愈想愈袂過心。

起來臺北讀冊了後，歇睏日轉臺中，阿心已經入小學讀一年仔。一家伙仔thenn佇膨椅咧看電視罔做議量，阿媽欲拜託阿心去灶跤鬥提物件，兩個人比跤畫手hinn-hinn-hānn-hānn，「可憐代喔，去讀冊了後，煞講啥攏聽無」阿媽幌頭，表小妹聽無嘛綴咧幌頭，兩個人話攏講袂輾轉，一個華語講袂清，一個臺語聽袂明，逐家起愛笑。阮就談：「若按呢阮是轉來做通譯？」講煞，逐家愈笑愈大聲，阮一粒心肝煞是吊佇遐蕩蕩幌。

只是阮的胸坎愈來愈飽滿，濟濟年以後，阮想欲對你的乾仔孫、咱的後代，唱著你育阮大漢的囡仔歌，「嬰仔嬰嬰惜……」全款搖、全款惜。

阿媽kah阿心離七十冬，全然無仝的語言kah頭殼，挂好阮是一個曖昧的身份，毋是阿媽的世代、抑毋是阿心的。大人講這種稀微的心tsiānn應該是「generation gap」的展現，按呢閣是啥共咱牽做伙？敢是因為「疼惜」、「成熟」、「延續」遮的課題，是咱愛做伙學習的工課？所以老太太、查某人、少女kah查某囡仔……，逐日咧身軀實踐的是相連繼的「接受」tsham「抵抗」。予咱佇「轉大人」中間，沓沓仔揣著家己的位。